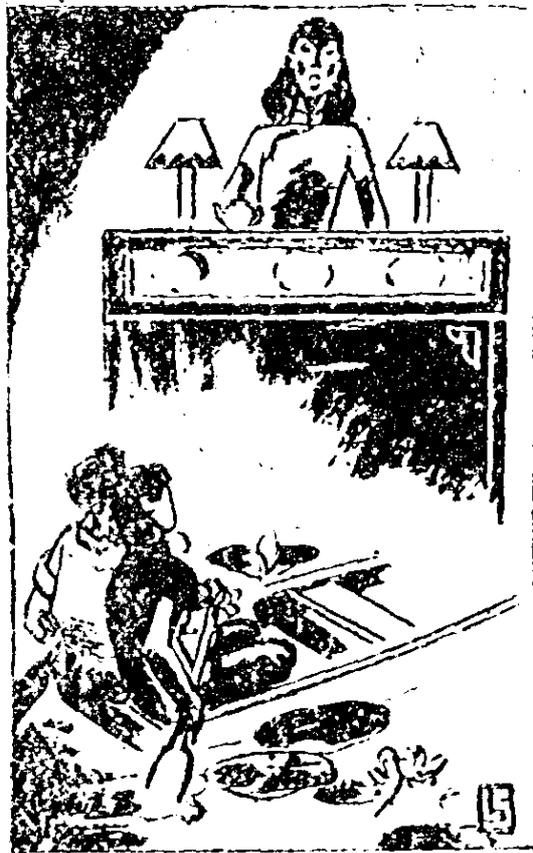


萬象叢書之三

萬法城揚

前 虛：者作著



出版者：萬象周刊社



85.18
19

萬象叢書之二：張恨水著

中原豪俠傳

本書都二十六回約三十萬言係作者於長城之戰以後的著作而在八一三以前結束在此時代中利用武俠故事灌輸民族意識立意可想其描寫中原技擊之個性及北方技擊之精妙尤覺生龍活虎躍然紙上而全書結構全用倒敘法以致初讀故事甚覺變化不測而一經解釋頭頭是道絕無絲毫舊式武俠小說神怪描寫盡溶化寫中國武俠小說及西洋偵探小說之技巧於一爐也書中主角爲一革命書生勸化江湖人物參與革命大業敬忠敬義既可作通俗小說讀亦足作文藝之欣賞

出版者：萬象周刊社

上等紙張精印

◊ 歡迎業批購 ◊

「治城話舊」序

張恨水

萬象周刊社，爲盧冀野兄出版治城話舊案序。愚、愚因入城之便，終原稿先展閱一過，前隱影事，兜上心來，不覺悲喜之交集也。先是，愚在首都創辦南京人報，以一書生，毫無憑藉，乃欲於先進各報林立間，獨當一面旗鼓，實深冒險。及既出版，雖天蹟後來居上之勢，而與各先進報，分庭抗禮，初無遜色。頗足自傲。然所以有此自傲者，非區區一人之所能爲，內則同社諸友，甘苦相共，日夜努力。外則文藝知交，紛紛以著作相助。遂使每版每欄，均有令人一閱之價值。而此諸友，知勞窮也，毫不吝物質之報酬。甚或驅車臨社，伏案撰文，或急足送稿，自行破鈔，精神上之協助，在報史中，竟難覓得前例。而冀野兄卽其中之一人也。時兄既致輟滬上，周末輒返都省親。而其歸來之第二件事，卽爲南京人報寫稿，兄固體重，畏暑甚於他人。而值炎烈如蒸時，兄揮汗爲文相贈，初不少間，友誼之重，爲桃花潭水所未可比擬於萬一。不但區區，卽全社同人，亦愧無以報稱也。兄在該報所賜文甚夥，其獨闢新欄者，則爲治城話舊。文中所述金陵故事，考訂實在，且多爲人所未悉，幾卽言之，



當出專篇，以作南京文獻。無何中日大戰爆發，南京人報輟版，一切冀望，都成泡影，此項諾言亦自亦無從實現。去冬萬象周刊編者劉自勤弟亦南京人報舊同事也。在滬搜羅南京人報舊報共得十餘冊，治城話舊之文，大都留跡報上，合浦珠還，喜出望外，並分函告愚及冀野兄，並擬出單行本。冀野兄可其請，並增新文若干，共得百篇。啓成，亦分函告愚，謂此篇卒克出版，可俟徵人生遇合，及吾儕友誼之不渝。墜敬重拾，喜氣充溢於字裏行間。愚接函後亦大喜，豈能不爲是書一言矣。然愚半生心血錢，均消耗於兩事，一爲北平一美術學校，一爲南京人報，二者皆燬於炮火，乃使愚鬢毛斑白，一事無成，其因此以負朋友期望者，尤覺內疚於心。爲慮兄此書之破鏡重圓，而更思友人之鏡燬於吾手而未圓者尙多，其感慨正不足爲人道耳。是文離合之經過如此，予糾述之，特以紀念吾人之友誼，並以紀念南京人報。至於慮兄爲當代詞人，家學淵源，著作等身，無待愚之詞費，是篇特其餘緒而已。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張恨水序於重慶

自序

盧前

冶城話舊，一卷，民國二十六年作。時，友人張恨水先生創南京人報於南京，弱寫筆記，日刊報端。余每週往來京滬，家居不過一二日，酒醉耳熱，偶爾命筆，寫十數條，隨寄恨水。先後計之，約有百則。八月十三日，余以暨南大學招考新生留上海，及事變起，倉皇從杭州，間道還京，留十餘日，即舉室西上。一戰七年，至於今日，非當時意料所及。昨晤自勤，得見舊作，追尋往日，恍如夢寐。不知下筆伊始，又何以獨先哀江南，豈文章亦有徵兆耶？烏乎，當時話舊不過如是，使他日重歸，更續此作，則所可記者，奚啻千百，自勤商以單行，未誌讀者讀之，回憶京段，其感慨爲何如也？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盧前。

浴城諸舊目次

哀江府曲

玉井歌隨園

馬陵瓜

愚園泉石

成賢街

選唱佛曲之例

媚香樓故址

庫司坊

葛風故居

石觀音

鳳池書院

問政亭

廢園

狀元樓書肆

宴樂春鶴

鳳皇臺

英雄美人

石壽山房

四世遺像

南高北麓

溫明叔書院

鮑氏樓閣

治城話集 目次

願五酒量

碧瀨翁

馬回回酒家

雨花台題壁

千一齋

治城滄桑

異牧年譜

柳門避酒

白酒坊

報恩寺塔

剛長居士

王風子

任京二弟

陳雨三

李三振

朱積生

秦院慶晚年

王二麻子

丁二仲金石

萬竹園記

可園和證

先昭忠公之死

兩鄰寺

蒼厓和尚

王寶魯琴

程園老巷

淨遠樓

襄社

如社

仁厚里

雪社

胡三怪

鄧仲廉篆書

多麗紡

劉三

左庵欄內

潛歌翁

不印藩司

強項令

治城話借目次

照獸令

桂伯華

章梓

南武山人謂孝陵

被盜之夕

固始令

散原迷路

詩人之夢

飲真填詞

世醫

北局

重蓮枝

庚氏父子說書

冷城話舊 目次

劉寶全與莊景周

笛史

黃狀元

百日省長

王珊失帶

盤守塵

「老懷怕對六朝花」

寇老

胡夏廢侯

湯氏祖孫

助臨寶

舊時月色

寶書

納盤

丁劍皮

張汶祥刺馬案

薛慶

籍厘師序文

酒入林總

詩牌

難忘之一日

陋巷詩

王榮

小四魂

養神父

馬林牧師

857.18
495
2

袁江南曲



(南)

孔東塘桃花扇，續四十齣餘韻一套，有一袁江南二曲，蓋為全寄生色，初以自謂塘所自撰也。然前段「秣陵秋」，實摘錄賈島西次散人鼓詞；疑此套北曲，亦未必出東塘手。比得「世經堂樂府」，見「山松野草帶花挑」全文，故赫然在第四卷中。作者徐旭旦，字浴咸，浙江景唐人。卷中列名題訂者有陳維崧、尤侗、宋元鼎。而李漁，供昇皆有跋。取贗「桃花扇」略有異同。題曰「蕊院有感」。孔氏殆本此而易作「袁江南」歟。

洪楊亂後，金陵舊宿，仿袁江南而作者，有楊柳門，周暹之，與竹如。寫太平軍之勢，悲圓闕，情妙惟肖；文筆雖不逾曹寶，而亦天國史料也。

玉井詠隨園

粵虞間，白下詞人，以詩海秋先。寒衲為最，先生有玉井山隨詠。中有「為仲復題隨園圖」安公手云：「不忍言重到，小倉山翠迷滄沼。花井蔚藍天外形，（蔚藍大，隨園寶額也。）側于閑了，便一片隔礙月照，離聲笑，歎嗚咽憤便春。惜六朝如夢，一例銷榮，何地憑弔。漫悔經過少，算來

猶幸登臨早，烽火少年喬木收，夕陽衰草。會醉沈吟鶴唳，烟雪有，猶想到楚國東風，落紅流錦，記得分明，那時幸好。〔蓋隨園燈於洪楊兵事，此詞則亂後作，先生嘗遊息於是，故有重到之語，感喟不虛自己。案：「玉井山館詞」刻版，近爲仇遠庵丈奪購得，已增印百數十部廣其傳，歐元繪文，崑山房有之。過小倉山者，幸此一編，想見蔚藍天色，當亦不勝滄桑之感矣。

馬陵瓜

偶閱劉元卿「賢弈經」，謂：「中國初無西瓜，見洪忠宣皓松漠記聞。遣使金虜，貶還陰山，於陳王悟寧得食之。云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絕甘冷，可饒香疾。」「丹鉛餘錄」引五代邠陽令胡鑄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曠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植歸耳。

江南以土壤之異，所產瓜實遠遜於朔方，邇下所重，曰馬陵瓜，蓋明馬后陵國種也。以是取之朔陽門外者，變而稱之，凡瓜形長圓者，咸呼爲馬陵，或循聲誤，謾作馬鈴。

舊時，食西瓜畢每殘殼爲燈，以馬陵瓜形製燈乃不如桐圓者，余因是自幼不愛之，而愛圓瓜，然瓜燈已久矣，夫不見矣。

愚園泉石

門西鳴羊街愚園，爲金陵名園之一；胡煦齋重修之，土人稱爲胡家花園。遊者以爲泉石之勝，不與吳中獅子林。陳伯嚴文詩云：「坡中佳勝眼爲疲，聊覺愚園水石奇，碧蕊紫莢春自暖；桑巖復徑客何之？閒閒簪履相娛地，歷歷乾嘉最勝時。殘月樓楹魚影亂，真成醉倒習家池。」此詩仿佛未刊入「散原齋合集」。予兒時常游園中，主人胡碧澂光燾，時年已八十餘，與話無隱，稍舍鹿坪間，指點汪梅翁舊遊蕙園，未嘗不想見當日之盛。匆匆二十年，今園荒已久，碧澂老人墓木拱矣！不知老人生前所撰「愚園詩話」者，今尙存否？使遊斯園者，手是一編，雖無花鳥可以娛眼怡情，亦可供來者之憑弔，知斯園掌故，亦有足裨談助者也。

成賢街

成賢街，爲明國子監所在地。（案明監在今考試院）今中央大學在此，且仍舊名，亦鶴林佳話。予年十四，入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其時沿兩江優級師範舊址，廬有一字房（今伯明堂），且字房（焚去），暨舍。孟芳園寄館前，梓槐夾道，皆民國十年以後光景也。惟大石橋，附屬小學，仍多舊

觀。德庵，德原亭，六朝松，此二十年來，亦為閩音矣！

德成賢街一小土堆廟，予見其初收雜貨舖，改設育館，飯店，改南京印刷局，此一角落，則懸絲繫，所及與之人物流移。前明去今已遠，故不可得考。自十六年至今日，不及十年，而此東方之古大學街（成賢街）乃亦有複雜之歷史，惜無人更訂「南雍志」耳。

選唱佛曲之制

讀張佑宗古「佛庵雜音」，跋云：「已亥夏，頒降佛曲，律學諸生，多能拘集，在官歌唱，其於音律，素所法習，不免有扞和之患。修撰北曲十首授之，俾度腔按譜，皆登依永以歌焉。庶或得其梗概，而音律宜諧，抑亦指引之一助也。」云云：是明初有此選唱佛曲之制，無論諸生於音律習不習，悉如拘集，亦一異也。余復考「南雍志」等書，皆無明文，不知此制始於何時。

其右文云：「明初生員從學五年，最為親密，今被選唱佛名歌曲，每乘夜來過，輒為歌數首，或留宿不去，嘉其情誼之篤，為製「水仙」十二首，俾度腔歌之，因以賜贈。」詞云：

「五年相守在邊城，雪案螢窗獨有情。新來飽覽香帷靜，選擇去常唱佛名。叫長街韻正登清。錄柳院涼風動，碧紗窗夜月明。羅床為汝傾聽。」

五年相守在邊城，雪案螢窗獨有情。新來飽覽香帷靜，選擇去常唱佛名。叫長街韻正登清。錄柳院涼風動，碧紗窗夜月明。羅床為汝傾聽。

把起香茶盞，金樽請羨獨斟。向良宵，一汝開懷。

崇古詩歌，亦可謂盛，然此初作於保安城南。其時當在永樂 年也。蓋其時謝道管，在保安寓英 國張公殿中。

媚香樓故址

李香君媚香樓之初不知其地。民國十三年，在石塘街覓見界石，始知樓亦去鈔庫街不遠。日前 如社主款，予因此命題，調寄高陽翁。霜雁師立成。詞曰：石荒街，寒流古渡，美入庭院尋常。 燈火笙簧，都唱寒苑文章。後園豈識知羅間，問鶯花可憐與亡？鎮無言，武定橋邊，立盡斜陽。南 國氣節東流盡，但當年所願，未遇紅粧。秋葉隨歌，琵琶肯綠中郎。王侯第宅皆荆棘，甚青樓寸土猶 香，現冰吟，款扇新詞，斷續歌場。粉琵琶蘇中郎事，見侯朝宗壯悔集。此詞在吾師爲別詞，與 金園故故，不可不細。

庫司坊

相傳曰大鎮石界園，即今門前庫司坊之界氏園。而庫司坊者，亦和桃花扇所謂柳子橋。豈當時已

名隴各坊，而時人以諧書字嘲之，抑原名隴子福，改作隴司坊乎？不可知已。阮居金陵甚久，牛首山歐花岩，祖壇均曾小住，或謂隴子福即隴於歐花岩者。衡叔寫明刊歐花岩志，近方翻刻。此書當成於隆萬間，故不及收錄之作。然該懷堂詩集中於南郊諸勝，頗有題詠。詩之高逸，不讓韋孟；散韻不以人廢言，五百年一大作乎。日前在庫司坊欲尋覓此翁遺迹，渺不可得，案此則可補園壁志所未及。

藝風故居

丹徒柳幼堂師誥榜國學圖書館樓曰藝風樓，所以追念江陰繆小山先生孫也。張女襄晉目答問，相傳出先生手；時文襄官四川學政，先生方入蜀考金石也。先生居金陵久，故宅在餽料坊，身後藏書略盡，諸子多家困，並此宅亦不能守。此宅今歸筆枝堂夏氏。正宅僅四進，後進有樓，而旁宅並有樓相連，南京俗所謂馬樓者是也。夏蔚如先生（仁虎）實擬立「南京書庫」，聚南京所著書，其樓即藝風翁昔日藏書地也。夏氏久居北鄰，此宅託先君爲購置者。先君與藝風幼子立券，歸爲慨歎竟日。曰：「名父之子乃如此！」

石觀音

門東東花園，徐中山之東園也。附郭并有湖曰葵湖，今俗訛稱爲老虎頭，謂矣。旁有赤石觀，其

上即周孝侯讀書台。下有石觀音。每年六月十九日（舊曆），香客履歷於此。七月中旬則移至瀆濟山。石觀音之得名，因寺中石刻觀音像一尊，跌坐古井上。相傳井中有蛟，爲害閭閻，觀音菩薩常化身來收伏，其後里人招彫石像，永爲鎮壓。香客來時，每投銅錢入井，久始聞聲，井之深可知也。石像極莊嚴，較小心橋之玉佛古老多矣。

鳳池書院

新鄆小學舊爲津逮學堂，津逮之前身即鳳池書院也。武昌張裕劍常講學于此，張器，范當世，朱銘盤相偕講。鳳池書院，裕劍大喜，自詔一日得通州三生，時以爲佳話。其後秦伯虎際唐任山長，政惡繁，先君其准任者也。先是，先君創宏育學堂於望鶴岡宅中，不一年，遂與津逮合。今西安行營侯天士處長成，即津逮高第，保定軍官學校出身者也。予兒時常侍先君堂中。記庭前有枇杷樹一，先君入講堂，予即嬉戲樹下，由今思之，不覺三十年矣。不知樹尙在否？先君易背亦已十有二年！

問禮亭

考賦院，歲季陶院長，在洛陽得孔子問禮老子圖石刻。爰問禮亭於院中，以證渾篇分制敬時，時

予以第二次高第文官考試，試委員在園中，分得疾字。為驗曰：「世亂如人病膏肓，不醫何由起廢疾。醫國良方在六經，經旨惟微不可失。未明一片石猶存，我常訪之游洛日。云昔夫子過柱下，就聘問禮與周室。園之四種禮冠首，亦載記。完缺。孝園淵源出家學，見此備道喜同術。是年移就向南都，創立西林館之側。他時郵治濟成佳，請此亭與此石。」孝園者，李陶先生所署，其園在五台山附近。此詩一夕而就，頗為師友所稱。錄之，借他日發掌故者知此亭之落，曾有後詩之舉而已。

廉園

全清巷孫氏為海外家，舊宅有「為泉」，外曾祖崇公棲息之所。院有梅一樹，韓公故以靈梅名。清末，叔吳祖籍翁先生在王府園購置廉園，其為「廉園」，園甚小而曲折，且與八爪塘通，繞水石三週。男名「一為泉」，先生常自署為泉第四主。民國十七年，易君左兄付卜居其間，時稱「孫園」。不知何「廉園」也。此亦猶愚園之名胡則，園以主姓名之。園中又有「雪居」，先生在日，起坐於此，贈歐公詩，詩以千首，今尚存。相春與父許。

狀元燈書庫

狀元燈相傳為聚會之（館）宅址，故名，近數十年為督買藥之所。清末，李光明曾莊刊行藥事

書籍，顧客最多，香燭兒時所讀四書五經皆李光明本，今移至金沙井矣。入民國後，昌明書局爲其舊店入狀元板之始，然商務，中請先後開辦于花牌樓，昌明不能取藉替鼎代之也。萃文，保文堂開辦後，賈務書仍以文海山房爲有辦法。主人老馮，善於搜珍，每有所得視其所需，必送厥主家，不以門市爲主。近年來京臘官者，多攜古籍，因困窮則以售，老馮其常客也。據云，每月經手僅數千元，百物昂值，而書價如故，又談書人少，老馮常怨恨云。

宴樂春鴨

南京以善製鴨肴，桂花鴨，鹽水鴨，板鴨，醬鴨，名目繁多。沙洲漢恒興，黑麻鴨復興，與武定橋對天則皆名鴨子舖；然予猶以宴樂春，買一鴨可以成全席，如炒鴨絲，煮鴨心肝，煨鴨菜，鴨舌，鴨腹之味尤佳，至鴨脯，則僅客所嗜。烹調有法。最後以鴨骨作湯，猶淮安之全鱗席，此亦可以謂之全鴨席矣。蓋南京之鴨，多饒養於江北，每年秋末，販鴨雜過江，入冬即「昂脛」；鴨商多清真教徒，宴樂春亦清真教館也。馬回回之顧客常滿，而宴樂春在武定橋側，顧客不多。余返南京每與仲騰往焉。

鳳皇臺

遊慈園旁門出，則至鳳游寺，相傳寺即爲鳳皇臺遺址，亦瓦官舊迹也。有阮宗墓，真偽不可辨。

矣。嘗憶甲子秋隨霜雁時，朱梁任先生錫梁，登臺賦詩，用李太白原韻。各成一首，拙作已不復省記。梁任云：「乾隆初處蜀詩：予所作和乾隆，非和謫仙也。予亦常見其和乾隆詩集十數卷，嬉笑怒罵，藉以報文字獄之恨！是日之詩云：『蔣尉青山後亡國，瓦官高閣此高丘，六朝金粉開山晉，麗服衣冠辱滿洲。』依然平日口吻也。數年以梁從蘇州赴舟，直觀唐塑，與其子皆覆舟而死。颯然一老，至死不屈，談風皇墓，不覺此老之醉容，栩栩如在目前！」

英雄美人

莫愁湖，舊金堂，其上爲勝樓，明徐遠遺跡也。相傳中山王與太祖常弈于此；此與陳圖南醉宋祖之棋，故亦相類。然必勝供於女兒湖上者，好事者每使英雄比鄰美人，藉寫佳話云爾。湖上樓閣，予最愛彭剛直語：「王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氣。」春光二三月，鶯花合是美人魂」。亦婀娜 亦剛健。洪楊爭後，又見樓旁築會公閣，先太史撰而修會公閣記，爲駢體千言，懸壁上。前年夏見失去二幅，公圖管埋人請予補書，至今尙未敢下筆，懼辱先人之遺也。（又八府塘文正書院有先太史贖觀亭記一文，或之十餘年未得。）然此記全文具存，見馬瑞園莫愁湖志。

石壽山房

石壽山房者，在臍府老宅之樓閣。先曾祖王孝雲谷公讀書處也。公年十四，偕弟昭忠公廣齋子試

。年少不爲油，取遺書餘讀之。及試，先高祖王考皆昭忠公習上，一手示公衣，主上願其幼，而得卷即拔置前列。洪楊亂作，公佐戎幕，事定始歸。以同治丁卯舉於鄉，幸未成進士。二甲第二名入翰林，許姓張太君尙健在。一日晨興，鶴噪於庭，喜曰：使六郎功名成就，鶴當三呼。果三呼，親至矣！是皆前童子時聞語梁太、淑者。大淑八又嘗爲言：公在京師日，嘗扶笻，有東風從此歸雲漢語，其後果拜雲南學政命，期滿北歸，不再出。潯薛榮根先生後，爲尊經書院山長，歿於明倫堂。其在雲南，有馬紳者，子數與試不第，欲賄公以金，不受。是場以非敢後也馬不達也。題，馬大儼，至今賦之人猶有能道其事者。公夙儉樸，衣履之御，不尙華麗，居鄉里會巨室某慶賀慶事，中衆一時顯宦，公至遲入。候補道歐陽氏見頂戴，爲縣令耳，趨前叩姓名，公具對。又問宰何邑？曰：某沐天恩使督學滇中始歸也。其政素如此。前符隸梁南雅，興化李審言先生指前顯長洲吳先生曰：此盧先生裔也。詳少時嘗及見先生。前每過樹圃，顧公遺像，慨彥名之未立，恐遺賢之無憚。行年三十，百無一成，世變日亟，念李先生言，往一勝堂構之懼已！

四世遺集

仇述庵先生辛亥後於春擬得先祖遺書公乎批漁洋精華錄一部，藏之鞠履齋有年矣。日前乃舉以授前。猶記先君在日，常命前他日求仇丈錄遺，丈人高誼，竟還先集，古道可風矣。先太史石壽山房

集四卷，前已刊成，先祖敬公文稿遺出，鶴岡故宅時，隨藏書俱失，積未專錄，散在書中，不知他日亦有仇丈其人者否？前蒙香祝之矣。先君早歲以春秋百二十國考受知於可園老人，此稿前未及見。滄茗軒遺詩二卷，恭楷待刊，而他稿亦如先祖之文，雖存故書中。至今尚未錄出者，此前之罪也。速錄，速錄！書以自警。

南高北葉

六七十年前，金陵之設帳授徒者，一時有南高北葉之稱。高柳溪先生住南城滄市口，先王考嘗從游焉。葉君碧山房主人也，家在明瓦廊，當時親鼓樓北如僻壤，故已呼明瓦廊爲城北，徒之入高葉之門者，不一歲必可入座；葉以高葉無白丁之徒，趨而向葉者，門庭若市，而高葉兩先生亦必擇其可教者而教之。高先生子培鑿今猶健在，文孫多肄業大學者，而葉先生家忽寢微，子孫流落。非鄰之人恐亦難復知此兩老塾師當日舉北之盛者矣。

溫明叔壽誕

溫明叔（溧溧）先生八十壽誕之日，左文襄方總督兩江。文襄，先生門人也。獻危稱慶文襄躬

爲主人，潛入遺府，司道以次成集，府州縣官。徘徊門前不敢入，聞言以告先生，先生乃招文辭於內，終，無語文。渡曰：吾兩人故是師生，可不拘證。然以督師故，使吾慢父母官不可也。於是，親至臨，周旋竟日。

溫氏宅第在德井巷。先生自書大門聯曰：「天下鞠躬皆遺輩，朝中宰官兩門生。」可知當時門庭之盛矣。

前兒時嘗聞先母王妣梁淑人言，「城西張氏女不貴其夫，必貴其子。」明叔先生亦張氏婿也，先太史爲張氏出，輩次少後。而先生之曾孫婦，則前之姑。命卽世已久，於先生之遺聞軼事，不能詳也。

寶氏楹帖

讀寶公牧丈所爲筆記，曰老屋閒談首，自署曰古建築坊人，坊在三山街西，今中線路，下江巷朝口也。閒談中所述，係寶氏家，下卷中醫及文自撰之楹帖。

大門聯云：「坊居蓬萊，族衍安穩。」

重門聯二，一云「十步有芳草，一枝分桂林。」

一云「鏡方縣世澤，退讓著家風。」

李賓聯三：「云」門多班固崔駰客，代有蘇梅丹桂人。」

「云」長葛仙術裂竹，勳名都尉直宜承。」

「云」酒樽竹色千日醉，詩之花萼五星聯。」

屏門聯云：「門才學瓊珠集，萬里軍聲動石功。」

悉用本姓典故，至為工貼，誠如夏晦老所云寶氏之家寶，香鄰之名著也。

顧五酒量

癸酉之秋，散原文自匡廬來，都人士宴之秦淮萬全酒家。時余止酒已年餘，丈爲宵金陵蔡亭，曰：「當時飲者以顧五爲最。余叩其量，曰：飲必五斤。丈歎曰：今不可復矣！余曰：五斤前固能飲。丈曰：試之如何？坐客咸曰：一言既出，躬必逮之，無以止酒醉。於是，余卽席飲五斤酒。宴罷，借梁爰居，黃臉風，李散釋游湖竟日。自此余遂破酒戒。顧五者，石公先生翼也，先生爲石城七子之一，居龍蟠里。搆屋曰：溱溱讀書堂，有盞山詩文錄。余兒時嘗及見先生對真甫。恨生也晚，不及侍先生俸酒間矣。」

近日游故都見散原文者，丈每談及萬全宴集，猶稱余之能飲。顧嘗者已屢警告余，終不能止。惟戒戒之原，實山於陳文學應先生之例也。余學行不逮先生萬一，又焉敢以酒量自許，吾之將以爲爾好。

酒或之券耳。

碧澗翁

晚近詞學之盛，啓風氣者實惟吾鄉端木子騷先生（塚）。昔年余在大梁，曾得子騷先生手書詞實心錄。未嘗幼僅仁桂清玩，蓋臨桂王氏四印齋甲物也。先生官中書時，半糖以況夔在律之游，一時作者始知從河漢上窺北宋。由碧山周夢窗之漸。先生最賞中仙，故以碧澗。其詞，昨觀冬飲師疾，卽爲言碧澗詞雖未離脫碧山面目，然矩步正行，三百年一大作手，不獨爲吾鄉詞人之最也。師往爲賞心錄跋，有云「光緒丙子，子騷先生自京師歸，主余西鄰高子安先生家，時余甫六齡，高先生日惟以游園，因令拜謁，見先生長身蒼顏而寒松，敬畏之。高先生後亦履道先生學行本末，及余猶讀有不見寶全集，先生歿，卽公矣。又云「先生自壬申奉諫後，作書不用印章。」今余齋中所懸先生書扇：「布衣蔬食養心骨，奇字高文觀古今。」亦無印章，恐亦先生奉諫後作也。（碧澗詞今見清名家詞中，闕明版。）

馬回國酒家

今日來京師觀光者，殆不知南門外之馬祥興者。馬氏在報恩寺對門設肆，究始於何時？此有足

述者。曰：始於明初者，如舉冒翁爲亭言之也。或以問於胡夏原丈。丈曰：「肆之初設也，予實書其市招，第不知予果明初人否耳。」余亦嘗語諸鶴亭翁，「其地爲舊報恩寺址。使明時僧御不食肉，何以有此肆之設？」翁亦爲之撫掌笑。

十六年以前，肆舍狹隘，余輩往往來其間，推牛首翁爲祭酒，主人大腹便便，帖從復命，所製庵饌，若美人肝之屬。皆於此時，而其價，特廉，非如今車馬盈門之概也。余所爲舊曲，有云「驟提壺城外馬者，卽指此。」

雨花臺題壁

雨花臺側有泉，許振律嘗披翁句題之，曰：「來試人誰第二泉，」因俗呼爲第二泉也。春秋後日，庶客嘗滿。猶憶甲子四月，踏雪過此，見壁間有鉛筆四字，爲蝶戀花一章，全詞已不復省記。中有句云：「每到春來，尙有垂垂子，」仍以爲詠塔前石榴樹耳。坐中有知其事者，爲言三十年前，有常體人，皓齒如雪，城中年少，咸集是肆，飲者之意故不在茗。未幾，嫁去，則綠葉成陰，子已滿枝矣。是詞作者必當日坐中少年，所以有牧之之歎也。其事雖韻，因相約賦之，余始，譜北中呂朝天子云：「相思。折枝，設甚豈垂垂子，饒滋不見俊龐兒，這其間多少風流事，映水銀蟾，當門酒肆，早

寫下紅顏薄命詞。此時。發篋，又前度網郎至。」

二北詞人見之，以爲不類張小山也。或阿其可好，故如是云。

千一齋

千一齋者，程丈一夔所自署也。丈少日從先伯祖子鳴先生游，年未冠，成一金陵賦，一時才名大噪。服官以後，著述不輟，屢領「文選」尤深，有「選雅二十卷」行世。

民國八年，丈被命甘肅省政務廳長。萬里從政，所到珍聞奇蹟甚多，及至蘭州，將途中日記，及隨上見聞。考證編為游蘭雜記十卷。更有游隴詩集。十一年南歸，行經黃河邊，盜劫，生平事迹，喪失殆盡，書記與詩亦即焉。歸時鏡戶，鼻所遺佚，漸次囑寫，始復舊觀。

丈於「選雅」外，有「選學管窺」，「文選古字補疏」，「文選校勘記」，「選學源流記」。關於小學者，有「小學說苑」，「廣讀方言」，四卷，拾遺一卷，「讀方言類聚」，「讀方言小記」，「引中義舉例」，及「轉注釋攷」。「方言溯源」，與「中西小學源流」二種，尤多創說。陸暫別幼變見過，謂將刊完「千一齋全書」，若然，其貢獻於學術一者，不亦偉乎？

往者清棟招至市立第一中學，撰「近代南京學術史略」，及程丈，惟所撰述雖不多，茲詳陳之。

治城滄桑

「槐影扶疏紅紙廬，治城東畔又滄桑，廢城石榻人空老，憶到金陵便斷腸。」
「脫略曾非禮數苛，上官有次飾修飾，漢隄金華舊舊客，那得楊雄手數多。」

「饒斌含悲出重圍，傳言居然奉勅尊；怪澤子英猶並世，可憐不返蜀山魂」。

此三詩，皆師學製李先施一旬齋殘石記，詩也。先是，先生「經葛風（荃荃）介，充江楚總辦官書局幫辦，月支官錢實爲端方治私書，所謂「旬齋殘石記」者也，然風方爲旬齋撰「旬齋記」論列書畫，不遺餘餘，乃爲沈蕙風（周儀）代之，蕙風採拓本無首尾，湯漣而字跡不辨者，一以屬先生，先生遂口耗消於此書，蕙風不爲介意也。及端方再相，以鐵路大臣督辦入川，行至資州，爲民軍所殺。故詩有不返蜀魂之句，哀端方亦不能忘情於蕙風也。

民國十三年間，先生膺江蘇勸學，來京講學。時時爲前言紅紙廊，當時文酒之會甚盛。紅紙廊者，江楚局故址，今中央政治學校也。

先生諱詳，字審言，江蘇興化人，有「學製齋集」卒於民國二十年四月，年七十三，前從游已晚，顧先生益念先誼，每與談金陵掌故，娓娓窮夜，由今憶到銀魚巷先生寓所，亦令人斷腸矣。

景牧年譜

吾鄉吳向之先生（廷燧）因受張敬良聘，將之奉化，一時報紙喧傳，顧於先生履歷頗多舛謬。先生嘗有景牧自訂年譜之作，述紀極詳，哲嗣仲清丈（光澍）前之從母夫也，曾錄示其稿。蓋自同治四年，訖民國九年，五十六歲以後無稿，先生今年年七十三，著述等身，備載景社堂自著書目中。茲

樽錄生平出處，以正報紙之誤。

先生父雨生公，歷任山西通判。檢次，廣靈州縣。母陳太夫人。兄廷錫字鏡之，今寓國中。先生十一歲始閱四庫全書提要及通鑑綱目，十二歲引書掌故，十五歲捐監，十七歲著「春秋列傳年表」，十八歲娶柳夫人，二十歲丁外艱，二十一歲初 婚，又撰「越南不可棄議」。二十二歲柳夫人卒，明年續娶章夫人，二十四歲至二十九歲成書最多，三十歲，應順天鄉試，中試四十名，時光緒二十年也。明年由府錄送敍山西通判，遂充撫院文案，專編輯金石文字。三十五歲署太原府理事通判，秋調署河東監學同知，後二年，調署太原府同知，卅八歲以岑西林之保爲道員二品銜，署太原知府，四十歲，調入京留政務處署幫辦，冬參練兵處差。明年補警政司郎中，又一年補巡警部右參議，四十三歲丁內艱，宣統二年任度支部參議上行走，三年，補內閣法制院參議，署副使。民國以後，以內府秘書，曾任主計局長。吾鄉學人今日必首推先生，而海內治史學及西北地理者，亦必奉先生爲宗師也。

柳門避酒

往讀趙秋驗香消酒醒曲，見止酒與戒二章，輒用自笑。蓋止之意堅而破亦愈速。計惟避之之爲愈耳。因憶柳門避酒詩：

「平生蒸葉量醴酬，豪飲何堪大白浮。杜舉甘心辭菊部，董逃掉首去糟邱。一卮才屬於巡起，四

座從汗漫游。我自獨醒誰獨注，世人大半醉鄉侯。

兩軍旗鼓正相向，大戶轟然小戶亡。入座人爭吞北海，憑君欲傍東窗。雖兵止合取三舍，虛席何妨空一觴，宴罷欲歸歸不得，森嚴約法畏劉璋。

柳門，初名得春，字師山，上元人。其詩取落威同兵手中，張治秋鞅轉得之，以授丹陽東允泰，乃合金山砲（和）、蔡子涵（淋）詩刊爲金陵三派集。所謂柳門遺蹟者也。集中小青曲紋馮小青事，係長慶體，可媲美于元白。

白酒坊

白酒坊在聚寶門內，濮友松先生居之。以前所見，能酒者蓋世無出先生右者。先生自少時以迄八十以後，無日不飲；每餐約四五兩，餘皆自斟，人亦不敢強也。先生嘗云：「或謂酒傷人，我謂酒殺人；非酒能傷人，我自傷於酒，非酒能殺我，我自斃於酒也！」三四十年来，吾師之以酒博雄者，若篤受之丈成，爲漢園世叔均，皆能狂飲，飲必醉，醉則益酣於酒；說者謂其能飲數斗，實則非能飲者也。蓋自人飲酒酒飲酒，以至酒飲人，所得於酒者殊少。予生也晚，不及見顧石公先生，然如友松先生者，吾必謂之真能飲酒者矣。惟真能飲酒者，必以酒而壽。昔汪大紳有酒人記，酒人後記；若予作酒人新記者，必首記濮先生。

報恩寺塔

報恩寺塔毀於洪楊之役，予七八歲時，市中尚有報恩寺琉璃塔塔圖印行者。去平以前滿芬樓，得清故宮琉璃塔戲曲鈔本一冊，題共四齣，今存「起兵」，「燒宮」，「遊諫」三齣。蓋敘成祖靖難本末事，謂成祖兵臨浦口，慶成公主往說和，成祖不允。谷王既獻城，宮中火起，后死之，而連文叔帶逃出。成祖入城後，百官迎駕。御史洪楫叩馬而諫，成祖斬楫於馬下。中山王徐輝祖與成祖巷戰。以下殘闕，尙未及建寺塔事。友人海軍張恩衣近輯報恩寺志成，網羅關於琉璃塔之文獻甚多，亦遺寒齋餘此鈔本而文而去。南門外洋砲局門前廢場中之大鐵塔，相傳即寺塔頂也。至今猶存。

剛長居士

客居金陵久者，常無不知魏八先生。魏名家驥，字梅孫，自署剛長居士者也。魏氏世爲糧業，曰魏廣興。居士以翰林，一官雲南迤西道。入民國後，在其師滬當庶事江蘇振務，活人無算。南京之有慈善會，自居士始。

居士慈眉善目，鬚髮皓白，予兒時常見之。時尙爲子，晚年始得厥嗣，雖極鍾愛而管束特嚴。居

士工楷書，有臬甫碑窳，結駘方整，頗肖其為人。少時肄業尊經，亦先太史門下士，又先後官滇南。以是吾兩家往來不絕。今吾窮蹙業已衰，獲日所謂敗房者，漸次零落，惟高岡里之魏廣興巍然尚在，亦可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矣。

王鳳子

前姑祖文王虎臣先生治乾，兩京人所呼爲王鳳子者也。其時有嘲擬王鳳之目。爾翁說書癡，然語王先生爲風則不可也。何以故？聞先生之大言，而不審其言之由來故。先生少負文名，先太史妻以女，使執筆武昌張廉卿之門，今碑傳集中尙存少作。爾先生不屑章句，又不欲爲文人，獨講求經世之學。當時所謂一學者起，每一新器本出，必讓讀之，戊戌維新諸君議論，與國父之革命理論，靡不暇。嘗曰：「欲中國強，必先富中國。欲中國富，必先去銀或金屬之幣，代之以紙可也！」時人大譁。又曰：「欲中國強，必先講求火器，刀槍不足爲用也。天有天防，水有水防，陸地之武事，特武事之一端耳。」時人又大譁。先生常自習拳藝，能揮刀劍，有不暇其議論，輒背目爲背向人，登高其語，曰：「我有奇秘。日繞地球一周，使萬國不敢卑視我！」於是衆曰：「王某風矣！」時先生自尊爲賓師，門前張貼五洲通稱大學之榜額，自是兩京之人乃無不以先生爲鳳子矣。妻死，子死，一女又死，家貧中落，而先生爲大言如故。聞者始則避之，既而作毀譽狀，聞如不聞，先生亦不顧也。月數至壽康，羅重先君，尤愛讀詩，前常記先生自書扇端之詩，有云：「一脚陽翻五大洲，兩手重鑿日

月球，瑋舜禹湯臨而走，大同世界非成現」云云。惜不能舉其全篇矣。前常說語先生：「丈豈王仲翟一流人物耶？」先 曰：「否，仲翟何足道哉。小子勿文人爲！」見前好詩，曰：「玩物喪志，小子莫事靡盬！」先君之喪，先生之聯，有天死地死語。又常語前：「汝見三十年後世界，當念及我！」

江東二蔣

蔣師執（幼暉），師徽（紹由）兄弟，並有文名。當時稱江東二蔣。

大蔣爲乙亥舉人，早死。有詩集。小蔣以無爲州知州終，不獨文事，以一代循良也。馮當庵常爲紹由先生德，云：「一君幼奇慧，讀書目五行下。爲文援筆立就，試輒冠其曹。洞天下得失利病之故，恥爲無用，數不得志於有司；迫如也。父晚遭凶疾，君扶掖左右，數年不宿於內。」同治癸酉選拔貢生，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就職州同知，遷知州。之安徽。凡知壽、鳳陽，桐城三州縣。所至有聲。授無爲知州，到官甫七月，死勤事，葬下史館。於是天下無不誦，皆知君爲循吏矣。無爲杏花泉，至今有蔣公祠，予少時嘗作無爲州雜劇。伯偉（汝甲）仲翔（汝正）二丈，皆先生子，幼隨先生無子，以伯偉文爲嗣。吾友張友鸞母夫人卽先生女也。

陳雨三

相傳江自鄉試，發解者多功名留戀，並懸捷者亦不多，自明曰然，如唐伯虎其人也。晚清萍鄉之

解元，如晉友楊定宇，人炎昌，一解以後，亦不復能上薦，劇風流倒像，流連勾曲，與伯虎同。其時陳雨三光字，尤爲癡豔能手，倚槍替研入押籠。常在得月台用望遠鏡遠望明煊樓之題牌，以爲傳憑。其後亦入翰林，而僂薄給費，自甘以換子始，換子終，不知者幾不知其爲金馬玉堂人物也。前十年予尙及見其所款陳大脚者，浮花並蕊而已，恐尙不及湘綺翁之周嫺也。

李三哥

明初，金陵之首富曰沈萬三。晚清則李氏也。世爲綉造，專供奉內廷用者。積貨鉅萬，窮奢極侈，所爲有出人意表者。科三大者，其家某名科者之妻死，以珍珠滿嵌緘入入飲。姪輩中有三哥者，尤揮霍無度，常以金箔作風箏，登雨花臺顛，向空飛放，風箏愈上，金箔紛紛下，召聚妓媼和衣，但著裙褲，爭拾取，屑，裙翻妓仰，各盡其態，李三哥在最高處視之大笑，其荒誕有如此者。不數年而家產蕩然！李三哥者卒餓死。至今橋家父母鬪子姪每引李三哥爲勸。世寧有有子姪如李三哥，而其家不敗者乎？以李視沈，下場頭大不同矣！

朱培生

洪楊變亂金陵十二年，研傳有五老七更之說。梅伯言先生亦天王府座上客也。朱翁培生曾與天國

試，中探花。其後官軍復城，翁又以諸生與江南鄉試，潛以已文付其子聯捷，聯捷中式，而翁以諸生終。予見翁已年八十餘，著大紅鞋，拄一杖，而健步若飛。或叩洪楊時事，翁但搖手，或問其耳聾，實則耳目甚聰明也。予十三四時，見翁問先太史遺事，翁絮絮言在至公堂燕游情景，間必有答，又未常重聽。八十後，作楷 題頌，每有作，署野人不名，惜 之存稿，子孫又不珍惜。遂使 里遺聞，日就湮沒，聯捷今亦七十，聞尚健在。

秦院長晚年

秦伯廣先生際唐合肥 佩綸之澗子集中所謂秦院長者也。先生當日里居，四方來游 陵者，必以一見顏也爲幸。澗子集所有函札，與先生詩文多不存，然先生望重江 亦一時老宿也。先生老無兒，結妾生二子，伯甚愚魯，仲性秩潔，常任中學英文教員，先生 後，家中語，伯字又死，不知仲 今在何所矣。前數年，桑門人之後裔擬 立木主 祀祀薛庵中，訪問秦氏，乃不可蹤跡。稍孫陳丈先年女夫也，將爲先生 祀之。且云：人言先生晚年際遇不佳，不圖身後之際遇愈益不佳，可慨也！

王二麻子

南京都城隍，相傳爲文文山。廟貌在江南成儀最著。大門側有一龕，所祀爲王二麻子。其人者，

爲江寧府衙役，生時頗有善行，雖在公門，而不虐民；扶弱餽餉，且越中之俠士也。子兒時所聞，奉平遺志。惟城隍寺僧常云：王二麻子極有靈驗，常於深夜，出買元宵；亦有貧人患病不得醫者，臥窗下，數日即愈。此類神話，不一而足。以一衙役，享邑人香火至今能不絕，其視祭於社之鄉先生，得人心則一；第恐居位而不能造福桑梓者，視王二麻子而有愧色耳。至都城隍塑像，確像文山遺容，豈城隍之歟，一命不改耶？何致數百年來，未改易其姓字也。

丁二仲金石

都下舊人，稱得三樹齋，藏魏秋篆法。金石則數丁二仲。二仲亦號爲金陵最久者，鑒別每字五元，而不一，每年收入在三千金以上，當時以爲極一時之盛也。丁在蘇南京書局，每日從事雕鐫，亦自有限制，願於發初聲，視近日爲印始磨石始生，不遠道甚。以寫印則據一六通一爲典則，書卷氣又不足，且覺近於太多。以較二樹書畫有遜色矣。歸齋，安首街施之衡先生蔬果，視二樹爲尤雄；其翁嘗脚半天下，雖未可與昔日張漁相比，在今日已自難得；書樓楊州八怪中，與李復堂最近。二仲之印則不如吳讓之也。

萬竹園鄧

金陵萬氏世顯赫，爲歷朝官至兩廣總督，自後鄉人無仕至一品者。相傳秦淮河上奎光閣寫江州

奉教，則點督之遺風可樹，而此或不僅稱其文辭，於處，豈非前之不幸也哉！

先昭忠公之死

先昭忠公諱峻，字少棠。年十三入泮。未幾，洪楊起，遊蕩門在福山，時，新婚合肥梁氏，梁氏官鹽巡道，爲淮上名宦家，偉婿多貴公子，公獨貧，僕不爲禮，公拂袖歸，值福山陷，乃蹈海死。無子，以先有爲罔孫，及南京復城，始招魂，僞衣冠墓。旨令入祀昭忠祠。先曾王祖妣來歸後一年，相慮不過八閱月。前依曾王妣膝下十四年，吾家往事，兒時聞之熟矣，公性驟急，瘦弱不勝衣，同懷兄弟五人，亂後惟先太史存，四人者皆死於軍中。居望鶴岡故宅時，常搜遺篋得公手澤，朱墨爛然如故。當時不知珍惜，至今遂無存者，思之悔恨！

兩鄰寺

予望鶴岡故宅旁有伏魔庵，外家全福巷有常樂庵。兩庵皆小寺，各有僧七八人。有年事長者，有年幼者。予幼時，常入寺與諸僧遊。知江南寺僧以秦縣人爲多，且多少年披髮，以僧爲樂，非欲窮究

竟求解悟者。伏願庵主持演修，常樂庵主持慧開，予皆見其殉身於色。世俗下流小說多言惡僧習藏少婦事，頗令人不能置信；然予以兩寺之主持觀之，天地間定有此事。爲僧本要六根清淨，而僧人轉多不能清淨六根；是無大智慧人不能爲常人，亦不能爲僧人也。人生智慧只此一些，爲儒成聖，爲釋成佛，爲道成仙。智慧仍此智慧，人仍此人，儒釋道殊無分別耳。

蒼厓和尚

八指頭陀寄禪之於胡園，曼殊上人辭玄瑛之於旅垣精舍，皆居留南京之近代名僧也。惟蒼厓和尚，世知之者少。先是衡陽蕭屋泉俊賢，以佐雜候補於是，偶弄筆效三王山水，爲湘僧蒼厓所見，大加讚賞；乃邀至門西一破寺，與論畫法。不十年，屋泉之畫遂享大名；溯造詣之自來，始知有蒼厓師。於是達官貴人，多願請交，秦淮畫舫中常喚蒼厓同游，蒼厓間作小幅，不願以畫見長，屋泉事之甚恭謹，其後師亦不知何往。而江南論畫師，必數屋泉，惟屋泉稱其師蒼厓。今屋泉亦垂垂老矣，鬚髮海上，寸縷尺素，識者珍之。

玉賓彈琴

漢西門有塚，曰琴師玉賓魯先生琴。予兒時嘗背大石橋始識之。時有南通沈瀛洲先生教琵琶，賓

魯先生授琴。沈先生有一「瀟湘古調」之刻。王先生，山東人，作道裝。一時從者，以亡友邵大樛造詣最深。日在梅庵，焚香彈一曲，彈罷即去。從者有一年，二年，習而中止者。惟大樛孜孜不倦，先後習至五六年。大樛耽酒，論詩其工力遠過吾輩，教學十年，蕭然一身，卒以貧病死。前數年來南京，嘗予約一弔王賓魯先生墓。曰：「惟琴見德，君等但知王先生之琴，不知王先生琴中之意也。吾習琴久，見琴師多，惟王先生爲知琴者。」烏乎，大樛死，又孰能知王先生琴中意耶！

程園老巷

金陵之建築，修門大約不外八字式，勒馬式二種。進門到廳堂，間有旁廊一日花廳者。三開間或五開間之正房，前有院落，旁有耳房。進數多少不等，有風火牆，亦有用短牆者。若有園，多在宅後進之後。此種格式，不獨與大河以北異，卽蘇常府處之建築，亦不甚同。相傳爲前明遺制，故宅愈舊尺寸愈低，格式愈定。今程園老巷，程園老家祥之宅，自晚明至今，三百年中未嘗翻造，可以爲此式之典型。予數至其宅，見椽上之畫，頂樑之飾，雖歷三百年，且漸塵積，顏色淡脫，然入清以後，無此裝修也。宅甚堅固，予常詢諸主人，每四五十年始一掃拾：不知治營造學者，亦嘗研討及之未？

津逮樓

叔卷廿氏，邦人謂是鳳池之裔。楮林外史所謂鳳老夢者，卽指其人，顧自道成以來，世以儒術著。建

續資錄。甘氏所刊也。白下瑣言。又爲元煥作。談南京掌故。不可不及甘氏。甘氏富收讀。曰津逮樓。金石
器物最著。不亞於吳門潘文勤祖蔭也。借在晚清燬之一炬。猶收齊麟雲之劫也。甘氏與吾家世爲姻好。
汝恭表兄。尙藏有先太史遺墨。蓋爲婦氏刻習頤天圖作。汝恭叔父黃三丈。又予之姑丈也。丈之二子濬
，濬，均曾從予游。汝恭字濬之。濬字寬軒。濬字漢波。漢波之二胡，自十餘歲，有聲於鄉里。今受中
央廣播電台聘，同國樂演奏。都之人殆無不知其技者。惜無好事人爲言氏作津逮樓志。一述近百年事。

襄社

襄社者，七人合組之書會也。年二三集，每集各舉所見珍本秘籍，或手稿、傳抄，印譜，書畫冊
之屬。七人者，前與陳仲廉衡叔兄弟。海門周雁石，南通王堯吾，六合孫雨廷，蕪湖東天民。其後吳
門貝仲琪請參加，吾僑許之，於是爲八人矣。去年所印有散原所藏余懷東山談苑寫本冊，陳師付印譜
四冊，前飲虹經所藏湯雨生道造巾雜劇。襄社之書，以影印爲主。近吳門亦有一書會，每年集印一摺
，多小種，鉛印，與此略異。各地如有同類組織，則故籍流傳日多，亦吾人之眼福也。

如社

南雍有詞社曰滄社，集上海者曰瀟社，近日又有如社。如社社友除籍匡師外，有陳伊鶴（隄石）

仇述庵（琛），石叢茶（凌漢），林鐵尊（鵬翔），夏博言（仁溥），夏枚叔（仁沂），王東培（孝
燾）諸先生，而吾友唐君圭璋與焉。予居上海，籍列滬社，時張村先生已下世，所周旋者夏述庵，樂
遐庵，陳彥通諸公。每月偶返都下，如社中人亦往往招往參加。嘗主課一次。大抵如社社課，亦以依
四聲，用原題，少韻爲主；予舊所謂「細起三道細來打」是也。獨余恆課用高陽奇調，近日亦漸有用
小令者。滬社每集兩題，一限題一不限題，如社視之尤嚴。藉此用功則可，若如此鍛鍊詞人則不可，
以詞人之所以爲詞人者，所重在生活不在此也。

仁厚里

門東仁厚里，吾師王伯沆先生居焉。先生名遜，一字沆一，晚年號冬飲。先世梁水籍，居金陵已
三世，師少有狂名，文字散稿亂乘去，獨與吾太姻丈王木齋先生（德楷）善，先生藏書極富，與文芸
閣，康南海有往還。每置酒邊營宅中，賓客滿前，師獨嘿然在座，一言出則衆悉披靡，木齋先生未嘗
不敬畏焉。前教授四方，歸必謁吾師，師怒問不稍假貸，每謁，必先設書數日以往，否則見師，心益
兢兢矣。師之遊黃門，已近六十，常語前曰，「吾見黃先生，如坐春風中。一種靈光風氣象，不啻
瀛及見於今日！」烏乎，又孰謂吾師狂哉！師自大病以來，前至，必問近讀何書，讀書有何心得？竊
願吾師早日康復，俾常讀益，不獨前之私幸已也。

雪社

近十數年來，國內藝術界風氣漸變，仿效海西各國，常有展覽會之設。南京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各地藝人時有新舉，於是吾鄉人士亦有組織。鄺氏兄弟，朱錦江（滄），李清棟（祖廕），沈子善（國寶），施肖丞（則敬），於是立書畫社，囑余名之。余名之曰雪社。予不工書，亦不能畫，然諸君子堅欲余與，乃試繪折枝花，畫果各一幅，寫詩詞稿數幀，年前借內橋青年會爲第一次展覽。吾鄉舊日多畫師，諸君子皆餘事爲此，當雪社始展，清棟復囑爲錄題，乃作此曲一套，較近百年南都藝術掌故。倘今年重展，成績必視上次爲佳。因自前回展覽後，諸君子孟晉不已。展覽亦未始無益於吾人也。

胡三怪

胡多丈以胡三怪之名著於京。丈常云：「父母不以我爲子，妻不以我爲夫，子不以我爲父，此其所以爲三怪也。實則一門之內。融融洩洩，未常如丈所云。然丈每自以爲怪，其詩屢言之。如：「無師成好怪，發夢始爲詩。」「莫怕胡生怪，詩成應信緣。」「師亡愈好怪，苔堆便作墓。」「自怪不怪

吾不以丈爲怪也。早歲喜作牛首山，題詩曰牛首集；予以牛首翁稱之。近見所定詩稿，仍用自怡齋詩名。云：吾詩止存一百八首。予問何以遺存此數？文曰：水滸蕞兒逢合天，聖垢熱非此數乎。讀者可想見吾師之爲人也。爲軒輊大笑。又觀一戲成一絕句：「短短球衣不着裨，見人漫笑有啼淚。閉門便是鐵頭長，老不稱臣今抱孫。」以爲盡肖丈之神態。

鄺仲廉篆書

雪社諸友，於書法：子善之行與仲廉之篆，皆積二十年之工力。仲廉名承慈，恂恂儒者，吾師冬飲先生外甥也。始余識仲廉在青年會，仲廉方習英語，余代馮顯伯授課於是。因仲廉又識介弟銜叔（承銜），相交篤厚。仲居牛市，淑居廣慶街，與予之陶家巷，皆爲三人居平聚會之所。銜叔才思曠逸，多能爲事；仲廉結厚謹飭，用力專勤。皆近今稱下所能罕見者。仲廉篆書，尤自矜爲工；冬飲先生故以書法著，篆書尤世所珍貴；然仲廉所爲，當不讓於吾師。予平日少臨池，仲廉常規勸之，曰：「兄少加以理，以冠僭讓。」見必囑用力；自惟才弱，又所嗜特虔，至今無寸進，愧良友多矣。

多臚舫

滄社之集，爲前去南雅前一年事。籍匪師賞主之，每月一集，以詞話爲常，間亦雜曲。在萬全酒

寒暑行次數最多，或買舟秦淮，其舟日多周訪，社友既集，揮調命題，舟乃滿至復成橋下。戊辰年，師歸自粵，重集多麗坊，選商調山破羊，師作有云：「望江城雲山低亞，買吳船夢覺瀟瀟。聞當年詩人酒朋，算箇年中多少悲歡話。」俯仰今昔，意興索然。然此后多麗坊時有滄社之集。上海光華大學，亦常組織社，時前與霜師同執教其間，師回中央大學，僅舉社集一次，前代主之。所作常業刊小雅雜誌中。而南京滄社則有寒刊，都詞曲二百餘首。

劉三

劉三先生，上海華涇人，收鄒容骨於西牢，一時稱爲義士。與申叔齊名，浩歌翁詩所謂大江南北兩劉三也。既易名三，卽以江南爲字。在華涇築黃葉樓，與靈素夫人居之，嘯歌自若。自北京大學歸，在東南大學講授太史公書，前常從游，時，韓國鈞任江蘇省長，措施有失察處，先生急以書責之，揚諸報端，爲遐邇傳誦。而先生悄然引去。十六年以後，任監察委員，住二郎廟，前常往謁。先生無子。自是數納妾，然卒無嗣。一日，社酒談甚，謂：前少時作信陵君列傳書後，先生一見立者滿分，爲全班第一；當時與不隱前於隱人中，然由今思之，老眼故不花也！詞塵爲之大笑不置。

左庵權內

兩江優級師範辦史地科甚晚，延僑徵劉申淵師培主講，時制甫二十餘，日乘綠呢大轎到堂，後有

義舉，或謂已拜端方之門。叛同盟而親滿清，論者醜之。不知此事皆出於其妻何震，申叔素有季常之癖，一切由妻安排，所以然者，非出己意。顧申叔高儒雅望，綴飾經術，當年與卿賢黃節諸公創國學保存會于上海，國粹學報，幾乎人手一編。入民國後，袁世凱以總統欲稱帝，申叔又名列籌安會，作君政復古論，世以劇秦美新比之。是舉亦何氏挾使爲之。烏乎，因懼內而身敗名裂，申叔不亦大可哀乎！卒不得享其天年，以三十六終。有左庵集五卷。

浩歌翁

吳江陳佩忍先生去病，初名慶林，字巢南。前在東南大學，從先生習漢賦。先生短小精悍，爲民黨健者。往在海南，任中山先生秘書，大學舊有參加革命者，多先生所引導。十六年國府遷南京，先生任江蘇革命博物館事，居瞻園。日事吟哦，積詩十數卷，曰浩歌堂集。非復當年叱咤風雲氣象矣，先生夙有伯道之悲，六十復喜與少女近，聞錦湖中已得佳兒，在吳江故里，築浩歌堂亦成，惟不知先生康強尙如昔否？記初見翁時，翁爲言與儼慧夫人收秋瑾骨葬之湖上，營秋社事。眼非非有神，前與社同學解息燈下，而先生侃侃談，聲驚屋瓦也。

木印藩司

辛亥之秋，武昌獨立，江寧藩司樊仲祥攜印去。於是以提印使學瑞清鑄藩篆，雖曰鑄篆，實則與

時驟一木印而口，城既破。李公改黃冠，之上海。自是鑿字洋場，以書爲活，世無不知。玉梅花靈遊
士清者。（一作清道人）先君亦道。門下士也，民國十年，羽化瀛寰，門人迎葬南京南門外牛首山，
並爲築玉梅花庵、教原丈曉題云：「白下一棺還，入夢演堂，猶泣園依木印。」「昔冠九廟聖，覽
書海市，誰忘殘夜共煙灰。」道。體碩肥，愛食蟹；一時有李百蟹之號。上海三馬路小有天飯館，每
見道人蹤跡，戲聯曰：「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余感其有聯云：「大噉大笑以大胃，胸是
眼腹。」亦官亦儒而亦道，宗此變膚。「語亦佳。

強項令

光緒末，甌縣李拔可先生寶麟，撰桃澗縣知縣。金殿，時頃羅門提翠珂，乃僞署上元縣知縣，先
生原縣不受，一時呼爲強項令。先生早歲卽負詩名，自隸右道交甚深，其在武昌，旬日必隨右道，嘗
有詩云：

「石道小住藤爲屐，无闕屏竹滿庭，船擬過江尋一歇，午涼容我作詩隄」。

「不知魚鳥何處，卻教螺共一區，眼底了無芳草色，那能長日閉門書」。

翁若瀛先生最工陸欵，蓋古人所謂優備得江山助者。昨冬，霧中獨來登鍾山，有詩，嘗安余，嘗
云：

一入事由來妨我案，只有題數最奇絕。出處不長打噴嚏，看到鍾山兩成露，鍾山風雨幾一程，夢
說松陰奇氣痕，惟餘翁仲如人立，却爲梅花守一墩。

先生今年六十有二。余作「壽吳某六十像題黃山游草」詩云：

「習歲湘雲宰，相違已幾翁，消搖空物外，排遣到書篋。餘事詩成史，遊蹤履屐筇，會心應索題，
，問世誰肯松」。

屬異者，先生晚歲所自署，以尊授也伊昌卿（受授）書，及心折劉子尹（夢）「吳羅吳樂」，故
名。

幽默令

甌江優後師習英文教習遺某，耶致佳也。日飯包車過北門橋，必遇一老更獨立以得，龍子鶴則去
，帝前冠之行不日。一日，趙怒，不字以鎖，更攜其車。趙乃登車至士流寨。趙怒某坐堂，曰：更，曰
：彼，非之子也。不予我鎖，我其以爲活。問之趙，趙曰：彼謂我父，爲於我無異，其問其祖姪交關，
耳可耳。趙怒曰：「然，爲杖上且杖其股，非是股之助處，何以生鏡子」趙大悟。句語立令迎養此
更回家。此知縣可謂幽默之至，惜已不詳其姓名。

桂伯華

歐陽大師近錄所登學語定對，曰「吾無小品」，中提桂伯華云：「奇峯雲樹，苦澗淵潭，三千界浩浩無邊，公自獨來獨往。」「瘦樹風微，柴桑月落，十二部沉沉未展，誰能如醉如醒」，注云：「伯華幼慧，其母化先輩蔡冬孫敬而字以女，女未歸而短折，伯華感如親，終身不娶，移居南昌，仗出院膏火活一家生命。戊戌變政事敗，林治康黨，伯華感人情冷賤，成敗無常，遂學佛於金陵。於助學風聲，斥偽。錫。伯華曉音緒，常，不輕不避，暑，洪貞一爲者戒予：（予者大師自稱）如延伯華來，當爾其用，位其而，伯華至，蜂辨竟日，貞一章屈服。平時治四明學。伯華不能屈，然聖語不捨，尋拜禪門，竟亦爲之移。其德圓成歸正剛，夫婦居室不苟，如迦葉金魚女故事，伯華乃換圓成東居，又奉太夫人以東，事蓄仗留學官如兩昌時。母姓慈居，自居樹下三朝席，飲食睡臥，讀書會客，咸在於是。如是者八年，太夫人六十。伯華亦病死。病革，予命陳銘樞更渡省之，昏至，伯華躍然復坐，食飯一盂，媿媿遠中衣。謂當回國，先往每半年，差病辭教，然後樂領東邦。弘化嚴嚴也，乃進方午白，歸火焚圖，銘樞口之，並魂午定而卒，圓成以兩精意，謂友言而哀之。」

章梓

章梓革命先烈，首披章本。先梓，首國民黨黨史者不可不知其入。先生生於，以革命故，收銀

外家姓。癸丑南京光復，多出其謀，其尤效譚助者，爲江蘇獨立時事。先是，先生代表黨人赴蘇垣，與程雪樓（德全）接洽反正。程稱已許之，然猶疑不敢遽發。先生子身入撫台衙門，請於程雪樓曰：「若若急加革命即請君之鑄，君若敢忠前廷，請即殺吾之頭，鑄乎？一言立決！」程雪樓曰：「隨入京，先生候於廬。未幾雪樓持幣出，而旗白張於蘇州城上矣。時人爲之語曰：「舉太良坐野。」非辯之足索，俄將覘視其志耳。此誠革命佳話也。

南武山人譚孝陵

近日檢書，得一嶺雲海日樓詩，於篋中，南武山人作也。山人邱姓，名逢甲，字倉海，此其弟輯補所題。父濟齋先生能詩，山人詩學乃出口庭訓，待字閨穎異，八歲即能詩，讀作日不輟，積各體詩達數萬首。甲午之役，與台灣俱亡。此集則自乙未內渡，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亦有千餘首，尚爲十二卷。往余嘗以山入與鄭君合爲台灣兩遺民詩論。顧山人豈功偉烈，詩其餘事耳。臺灣建國既敗，飄泊嶺南十餘年，卒見民國締造，所抱之志已達矣。其譚明孝陵詩云：

- (一) 雙嶺山紫。曉，中華民族此重興，江山一統都新宅，大纛鳴笳勸孝陵。
- (二) 如君早辦共和論，五百年來國尚存，萬世從今真一系，炎黃痛胃主中原。
- (三) 將軍北伐逐胡兒，井後檢常地不知，破樹殘衫遺老在，喜教重見換盛儀。

(四)漢兵到處靡如樹，漢馬黃河曉賦冰，直掃幽燕搗遼海，昌平再告十三陵。
慷慨激昂，如見其人。此詩可以補入吾友王覺吾「明季陵心」一書錄之。

被盜之夜

壬子，予避居上海，臘月初四。一夕，聞叩門聲急，有自稱查火者至。予從室中驚醒，見予父軍衣立室中，帶兵十七八人，荷槍仗刃。翻箱倒篋。影線繼往來，予恐甚。瞥見對面枕邊有小皮箱一，急以足踢之，始移棹中。一兵揚帽，曰：幹嗎？予翻身作醒狀。眾乃呼聲而去。室有上方二港，洗滌一空。惟曾祖母室倖免。既去，對大門放空槍一排。次日家中搜無以爲食，幸予所藏皮箱，尚存數十金。得度日。蓋又避地蘇州。陸子年七歲也。明年，吾家被搶二十餘次，所有暗屋，書房亦遭劫掠。民國初，南京常爲用兵地，殺家者不止吾家，然南城舊鎮，被擄擄殺者，當以吾家爲最。幸人口尚安，未暇殺戮耳。

固始令

袁世凱時，前鎮丈勇孫先生之書，人謂予漢之外國文也。清末知河南固始縣。德配羅，賈而歸。

武為既暴，豫中志士紛然起。南陽各縣皆警，傳言將劫獄也。錢自著官服坐堂上，計無所出，將以殉。縣夫人急為籌策，以督獄守，置白旗，送眷屬之漢口，時予妻在襁褓。外姑方歸寧固始也，兩日之間，從容鎮定，守備得變。卒無事。論者媿於沈文翁夫人在廣信府也。夫人今已八十餘，健在，前住并縣巷必同樂居，聞夫人談晚清故事，醜陋有餘味焉。

散原迷路

中國鐵路最長者莫若南京之津浦鐵路。蓋宣統三年，籌南津勸業會而築者，最初僅有自中正街至總樓一段。陳伯協丈之散原精舍，在中正街，即今交通旅館。一日，丈獨出游，歸乘車，車決開地名五范然矣。漸漸出，但聞鈴鈴鈴。行既遠矣，車夫復以地名問，丈窘甚。忽憶日夜聞火車聲，居所近有火車站，乃語車夫，而所行適背道馳。於是車夫轉叱行，始得抵家。家人正四出尋覓，亦有立門前鵬候者。便門前無人，丈亦未必知此即家也。

詩人之夢

李志願先生其先人陳慶先生遺稿，中述夢境者二。一云：「余年二十時，夢身爲黃冠，入山謁師

，得二童子前導，見師於方庭，問余一事，余不能答，汗下而醒。時余尚不深信三世之說也。後以告楊仁山師，師云：由外道皈依佛法；實今生幸事，余生亦多異夢，未有如是之了了足記者，附註如此，以證前因。詩曰：閻境官爲祟，毗禪佛有緣，聚香多宿債，避世趁華年。果在几夫位。來從外道天，百變隨地始，試想未生前。」

多一云：「夜夢與人彈琴，旁有歌者，與弦琴相雜，凄婉感人，余借茶覆聽，悲從中來，長歎而醒，惜歌辭不能全記，惟二百年來多好春之句，琅琅在耳，渺思無端，不解所謂，因積成二絕以記之。二百年來多好春，夢中歌泣兩無因，嫣紅紫紫匆匆過，留得廬山面目真。二百年來多好春，江山依舊管絃新，楊花終是無情物，處處隨風逐路人。」

先生名世也，號典孫，湖南資慶人。精深內典，兼工詩賦，黃晦間謂其詩似造山，樊山翁謂有漁洋風韻。他日當爲謀剞劂，以廣流傳。

飲真填詞

江都梁公約先生，久游江蘇省長幕府，僑寓金陵數十年，金陵士夫之家，無不有先生之畫懸幃間，以是求者踵接於門，先生亦無不應。吾友蘆衡叔爲先生高弟，衡叔工山水，而先生喜寫花卉。先生既歿，李侯果嘗爲輯印畫冊；平生所爲詩曰端虛堂集者，已刊之學術雜誌，獨其詞不傳。

猶憶十二三年前，余持素紙一方，乞先生背，時余方耽於詞，先生乃公寫永遇樂一闕，儼背傳略題解也。詞曰：

「涼夢碧烟，瘦魂怯月，無邊淒楚。香定燈斜，釵橫掃驛，倚詠蓮花步。背溪照影，玉容旋暗，春色年年無主，笑芳華猶餘遺蹟，文波蕩盡愁緒。——江風拍岸，旅程憔悴，戀戀慈姑心苦。啼徹鴛紅，相攜處問，無限傷心語。鬢紅雙紅，記憐月上，一例詞人淚雨。投槍側阿侯嬌小，聞阿嬈何許？」
「俊逸如其畫。下有「依真填詞」白文小印。

世醫

南京多世醫，隋翰英丈爲隨仲卿翁幼子。漢青字，則名喉科醫生漢仲卿先生長君也。父子同時行遊者，有張仲梁，友之。其著者，則岐轡坊張而齋丈。丈之尊人厚之先生亦名醫也。丈與先君同年入泮，明敏岐疑，早承家學，臨診多，又細心，於是享盛名三十餘年矣。京中流寓，當無不知丈者，或不知其爲世醫之一耳。江淮之醫以武進孟河爲多，與吾京習醫之法，略異，京中世醫無不贊頌，必死懷之，德等，孟河則多代醫學醫者。近年因醫之子必習西醫，風氣亦稍稍變矣。

北局

夏日孟河會盛行於城南，伊佛事道場者因多，亦有唱北局者，十餘年無此風光。猶記兒時在無

總局北局，街頭置一長几，燃香燭，圍坐七八人。一人唱則其他六七弄樂器，計鑼鼓一，胡琴月琴三鼓各一，餘則簫笙之屬。所唱雖多小曲，然與曲或揚州調異。惜當時未能筆之於紙。何以名北局？至今不知故。自平劇南來，清唱梆子腔亦漸少。代北局，代清唱梆子腔而趨者，則近日秦淮飛韻，騁異諸歌肆，恐並北局之名，京人士亦久忘之矣！

董蓮枝

秦淮歌肆，鼓詞流行爲近十年事。衆推董蓮枝第一。蓮枝初來，在香芳閣演唱最久，而形龍閣，而勝鳳閣。當時趙大玉尙在韻頭。趙工三國，董擅紅樓，其後樊山老人孫楚才爲伴劍閣開鈴等曲，當筵奏雅，耳目一新，大玉視之黯然無色矣。蓋蓮枝之喉，珠圓玉喉，善爲纏綿宛轉之音，予常詠之云：「曼游絲，一聲唱出斷腸詞」。知音者極賞予「曼游絲」三字。又蓮枝歌時，必其夫以三絃伴奏，復重將事，不苟一場，有一段爲葛而葛之精神；而聽者亦多爲葛而來，與抑其他歌女，醉翁意不在酒者不同。宜享盛名十年於秦淮，而無毀之者，抑難形而可貴曰！

康氏父子說書

蘇州康國卿以說三國演義，名噪江南北，繼一至金陵，居之歲久。近年其子又聯來秦淮，予常聽

其說水滸，說武松醉打蔣門神，五日始說完一段。常邀中敏往聽，中敏謂其頗有父風。比一敘陳，亦極得法。然視其父猶未能盡除火氣也。明末，柳敬亭講書，自一棟木說黃華一集，或自劉禹在夜。其說一爭襄陽之，以武蔡，米，詩以警，說襄陽究歷何屬？博引旁徵，淋漓盡致。與康氏父子講漢宋衣冠，人物豐采，同一有餘。康氏所說語必有據，而柳氏則盡堅虛造，以情理勝。此說晉家之漢學宋學，又不相侔。

劉寶全與莊景周

嘉慶末，韓小窗以子弟書稱一時。有曰甯武國，譜周適吉死者，尤為東調最。子弟書者，以七字文數韻故事，作於八旗子弟，故名。韓氏先有松窗為西調，指兒女子言，今世所傳鴿橋，出塞，皆松窗詞也。而慷慨激昂之骨，以遠忠臣孝子者，為東調。歌東西調者，仲以鼓，俗乃謂之鼓詞。劉寶全者，初習亂舞，在桂芬詞塾培游，桂芬晚年齒落，行路以杖，靈培則宛然於喉，眾競效之。知寶全之可以盛也，汪謨以為一世雄，度無以過之。遂取，腔，融於鼓，而其友莊景周為之辭。不十年，世無不有寶全，獨景周無名。於是寶全歌詞，從用者，不可考。景周字陰棠，號耀亭，別署知非子，一作待生，江蘇武進人。同光間為吏部選司，久沉下僚，鬱不得志；既而交寶全，習梨園場面，備演說，藝，較字，咸能上手。皮黃生、淨、昆腔、小曲、蓮花落、梅花詞，以遠快替，練，時調，無不工。故都之有新聞紙，亦自景周始。光緒辛丑，創京話日報。所撰白話聊齋，燕市叢

談，戲評之屬，家紱戶語。景周嘗口語，每製一字曰懣。曰懣，曰椅裏椅我，皆狀聲詞義以立其形。清社既屆，復覺實事白話，惟實全所作，惟對刀切戰今不傳。若罵曹及別母亂箭，所謂二本客武關，莫不快人耳目，非小窗所能及。故實全非景周之陪不歌也。景周死，實全在天津，其家將以誌告，而實全素車至矣。曰：四十年之交，身後事舍我其誰？營其喪而去。景周卒年六十有八。今年六月，實全南來，過而於金陵。為言景周生平甚詳，讀書之。盧曰：羅韓之視景周，有前賢後生之長，固矣！微實全，雖景周奚足貴焉？不知羅韓之世，抑有如實全其人者耶！烏乎，戲詞，戲耳。然亦知人論世之資也，乃著于篇。復爲詞，曰：懣字，木蘭花者，以貽實全。詞曰：譚喉汪齒，興亡一部梨園史。白髮歌王，爲我登真遊藝坊！未慚死友，說到知非纔住口。四十年來，誰認詞壇有霸才！

笛史

吳下笛工，趨向謬與阿梁同出河三之門，並擅指法，一時齊名者，惟嘉禾金壽生。壽生吹園口笛，所謂上三門，吹之有二字訣，曰硬，曰淨，視下三門生且歌者爲難。三人習之，各數十年，故得其技，今皆垂垂老矣。大在南北，要推海昌許伯道，或稱之曰笛王云。往余嘗贈以北詞一殿前歌，論其技術，自非笛工之比。然與吳君南青談，恐猶不免瞠乎後也。南青不欲以是名，近日之與金陵曲集者當知之。余淮舊日所游，於仇復復他昆腔，每當筵奏曲，必予姑丈廿三先生之笛，女吹笛亦數十年，於南青極推讚，蓋此事非盡關人力，半出於天也。南青今年尚不滿三十。

黃狀元

南京狀元，可得通言者：前明焦綽侯，佞隆間秦大士，光緒中黃慎之思永也。黃既大魁天下，其乃有黃狀元卷。其後以國喪中，著吉服爲題主，爲御史所劾，遂欲削其身，雖不得志。大有「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小名白頭」之慨。然黃雖修檢，文名翰苑有幾七子之下。其學問不如顧侯流矣。黃狀元可貴而不可貴也。在蘇州狀元第榜額，到處可見；有祖孫同爲狀元者，有父子弟兄同爲狀元者。吳諺：「潮到安亭出狀元。」意謂易見如安亭之潮，不足異也。江寧府屬則迥乎不同矣。

百日省長

（鄭七史鳴之（諱））任江蘇省長僅百日，嘗人呼爲百日省長。其帶職職，夫未至，探報有所欲，既蒞任，又必有求無應，以是不能潮入。此爲桑梓長官者之過也。鄭幼穉，其於梅陳氏，可謂老人出也。其秀才時，頗有聲于書院。之粵，漸爲名幕。其長蘇政，非非己學，來去匆匆，宜其所展布，其百日非長，亦不爲短，果能措施得宜，又未嘗不可以留甘棠之愛也。鄭氏既隸，新政王音則先志，稱其幕府才，而言不及長江蘇事，誠卓然大手筆。深得史法。

王瑚失帶

王瑚剛任江蘇省長，抵省之日，各官過江迎接於浦口津浦車站。車過，不見王。護王轎四等車，繞湖入中出沽矣。入城後，訪警察廳長王桂林，謂轎帶一條爲賊竊去，請爲查緝。警察四出，越後知省長已到，一時盛傳失帶事。不數日，果尋得此帶，實破布一條耳。王軒後行，於民間疾苦，尙屬關心。見教育廳長，頗加敬禮，視如前代之學政然。至今南京人談王轎，必歎如施公案，其腹介誠有足取，然亦未能有所建樹。在北洋時代，論循吏固當首數此君矣。

量守廬

蘇春黃翠剛先生不獨學者，亦擅文詞。然賦性奇僻，前不敢與親近。一日，告其弟子備肖丞，曰：廬某昨日來，執弟子禮甚恭，肖承疑之，以問前。前曰：得師如黃先生，前無間言，然前實與先生無一面之雅，亦未嘗往請教益也。先生所居量守廬在中央大學附近，前之師友鮮有不與先生交厚者，先生之幼學，衆口所推。前嚮往已久，因其三禮通論，音略，聲類目，自是領製，不幸先生遽墮道山，欲見無由，無過成賢街。望量守廬，不禁潸然。不知其遺稿遺殘，諸哲嗣能整理問世否？又聞先生亦有文心雕龍札記，想必與學製師所爲不同，願他日得薰沐爾之。

「老僕怕對六朝花」

秦淮南岸，水榭中有齋一聯末云「老僕怕對六朝花」者，石叻蔡先生居也。先生名藻漢，字雲軒，詞人亦名賢也。予嘗過之，恐遠處方必用自備之箋紙與墨盒，予常笑之，說：「先生之藥方欲對家裝棧之乎？」先生曰：「示不帶耳」。家藏醫書數十箱，近年與先生常晤聚。一日予問：「老僕怕對六朝花，先生慨然曰：「予自幼好色，不在粉紅黛白，嫵鬢燕釵，只微絨席之歎而已。十日不近婦人，吾必避月。怕對六朝花者，非怕花之惑我，怕我之不能自禁！君其笑予之老不正經乎。」予為大笑，先生今年亦近七十矣。

逸 者

吳蕙庵先生名鳴賦，字麟伯，先太史門下士也。與先祖先君及前有四世之誼。蕙翁江浦彭澤知縣，題小孤山屈大夫祠聯，有云：「人似小孤孤草，魂從大招招來。」著有詩文集，鬻於虎丘前十七年，將應國立中山大學聘，之廣州，先生有「紅冰詞序」並以送行。晚年卜居會門口，與小照府衙宇相

玉照府衙宇相

望，宅有園林之勝，一日，饋前蒲桃，附以箋，曰：「此物又名『細乳』，君當一嘗其味」。可見此翁風趣。八十後尙生一子，與前第二女在小學同級。時其長孫年已三十。先生腰腳極健，目近視，談鋒亦健。予友張慧劍少時亦常執贄其門。所知薈庵遺事當視前爲多，願詳述其梗概，一補『金陵遺傳』也。

胡夏廬僕

夏廬丈有僕曰小徐，極憨憨有趣。一日，車過新橋。車蓬爲他車戳破，小徐捉之令補。其人狡詐，就原車之帘布一方縫綴其上。小徐意甚得，不知挖肉補瘡，於是兩傷矣。嘗煮肉一碗，置床房中，明日肉罄，不知廚後有穴爲鼠竄也。丈嘗令取院中珠蘭花一盆栽室中，小徐舉手提花拔枝而入，丈責之，曰令我取，未令我擇！此主人之過，事前何不說明也？丈亦無以自解。所得輒就街頭賭牌九，無不負，小徐亦坦然置之。予常至夏廬丈爲言其事，且曰：是真元曲中人物。予曰：諾，乃爲作北曲也，正官醉太平者，詞云：「俺拜的張仙跛躄，俺羨的鐵拐葫蘆。活人中祇認的主人胡。俺沒的牽腸掛肚。喜則是一場牌九街頭賭。愛則是溜鍋肥肉牀頭煮，怪則是橋邊漢子或突的，戳破俺車蓬怎補！」

湯氏祖孫

湯貞愨賂汾，洪楊入據金陵時，殉節於漢西門池中者也。公字雨生，武進人，當時有儒將之目！

工繪事，尤以畫梅名。常著遺論印行，寫生平抱負，予爲刊入斐社叢書中，此本得之公會孫定之，定之名緣，號隄于道人，今日畫壇大師也。其作梅花，深得祖法。與溥心畬（僑）齊名，曰南湯北溥。願定之居舊京久，近年始南歸，卜居上海。梅畹芳程隨秋輩，常從習畫。予刻貞慈雜劇後，定之爲予作飲虹簪圖，頗爲寒齋生色不少。

鞠讌齋

仇三丈述庵，名琛，字亮卿，荻園老人翁子也。老人諱維恆，字濂之。丈以貢生，遊日本，肄業宏文師範，晚前歸國，自民國元年，以迄十六年，任江蘇省第四師範校長。吾友馮客談（登瀛），丁叔明（顯曾）皆其門下。丈藏書至富，郭家巷宅有曰鞠讌齋者，如社常集於此，丈五十以後填詞，猶高達夫之於詩也。（昔丹徒趙彥梅六十以後始填詞，亦爲詞壇佳話）應酬文字，亦不稍苟，後人屏聯必戒烏絲。長子成叔（良虎），前之窗友，又共執教於鍾英，早死。幼子良弼，丈甚嗔愛之。齋中座上客可常見者，有王東培（孝庭），夏枚叔（仁沂）諸老，皆如社中人也。

舊時月色

舊時月色者，白石詞句，陳倦菴先生取以名其齋。先生名世宣，字小樹，號匪石，拙夫先生子也。

。初夫初無子，晚始得子，自娶於高，柳溪先生女。柳溪先生之得培壅亦晚。以是高陳二先生存吾鄉世道中行輩甚老。民國初年，在蘇州法政學堂教書，奉手疆村翁，治北宋詞。爲兩社健者，晚近吾鄉言詞學，當推先生工力最深。二十餘年積詞稿數百首，頃始定爲《鶴梅先生彙府》二卷。自南洋羣島歸，在舊都任農商部秘書久；國府成立，調任實業部參事，以訖今日。所謂舊時月色賢者，在兩門大街郵局後，與公牧翁居甚近。

青骨

青骨成神，爲蔣手文事。予親蔣蘇庵母夫人，用紅雪，青骨二與，皆取蔣氏故實。蘇庵淹通文史，精操詞翰，見此兩後，詭青骨之語，獨檢類書未得。一日，予過其居，舉以相詢，始釋然。蘇庵常自署爲榜村人，少時得馮蒿庵助教，刊成金陵叢書甲乙丙丁四集，皆鄉賢遺著。與傅若生（春官）之金陵叢刻，亦成附于南京叢故叢籍，同爲瑣賸。借傳刻種數太少，如前明帝京風物略，金陵瑣事，近人自下預言，均未采入。予曾與蘇庵相約，廣爲彙集，重刊金陵掌故叢編，備亦爲露光南都者之所備歟？金陵叢書乙集，今因水災，毀去大半，甲丙丁三集，至今書肆中尙易購得。

納監

偶檢舊稿，得光緒二十七年戶部執照一紙，蓋捐納監生之憑證也。函錄其式如下：

「戶部爲發給執照事，直隸總督李奏：願直獨受兵災，子遺貧難存活，擬照奏旨捐案，開辦實官賑捐，並請頒發空白執照一摺。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遞回原摺，奉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今據俊秀某某，係某省某府某縣人。捐年若干歲，身中面白無鬚，交正項銀一百八兩准報捐十成監生。每銀百兩，交銀一兩五錢，照費銀幾錢於某年月日，在某地照數收訖，給予親填部照，並填明照報截下送部，以昭覈實，須主執照者，曾祖某，祖某，父某。右照給某某收執。」視今日之大學學籍證，繳費單，大不同矣。

丁剝皮

向日父兄爲子弟求師，欲其嚴不願失之寬，於是塾師有嚴至以剝皮稱者，門東丁先生其一也。余幼時在家塾及出門就師所從者接玉全，劉蓮生諸先生，皆不甚嚴。而予長子侃發蒙，卽從丁先生，時先生已老。非復當年矣。據門東人談，當日先生課弟子，「早末字，背書。午小字，課書。」每日井然分四段落，而「打手心」頂成方，跪庭前，餓午飯，「其責罰亦有此四類。有頑童日經四罰而儆不撥者，則先生必斥退之，雖其家奉束修不受也。在私塾時代，有解館之先生，屢斥退之學。而丁先生以斥退爲常，故賢父兄樂送其子弟就讀。戒子弟惰者常曰：「送丁剝皮去。其子弟已從丁先生者則曰：「丁先生必斥退汝！」子弟聞之未有不懼者。

張汝祥刺馬案

同光間兩淮總督馬新貽之被刺也，清人筆記載之詳矣，大都得諸耳食，故傳出異詞，且多揣測，不可信。其地爲江寧府箭道，即今府兩街市立第一中學校內也。予兒時所聞，頗多張汝祥所便利，爲藥刀，謂以刀敷藥，入人身立死。馬被刃，呼「有刺客」三字未畢，即殞。今說部記載，多謂藥海男女曖昧，以予所聞，又欲闕秘密紅社，非張馬之仇；馬不過代此中爲執行之人耳。其案情所以多年不自者，亦以是故；其然，其不然歟？其後張汝祥伏法，用「魚鱗劍」，所謂寸磔者。有老叟自謂曾親見之，不知是否在當時。橋市刑場，地傍府箭道中。

薛廬

漢西門離孀里，在烏橋潭側，有薛廬，爲桑根老人樂也。老人全椒薛氏，諱時雨，字嶽農。常任寧遠醫院山長，先太史，其門下士。老人世傳之說，繼老人主講者，亦即先太史也。老人去後，江南諸弟子釀金建此廬名之曰薛廬，以求去思，並刊桑根遺愛錄。又老人有騷香館集，詩詞雜著十首。平生所爲事語，亦有薛香館小品之類。論者謂吾寧學術不振，當歸罪於老人。以老人爲風流教主，比之

陳調，所選士亦多名士，而少經世之才，是說也，亦偏見。在付文正督江南之日，大抵敦平，修文偃武，不如是揚足粉飾江南，愚良非不諳於世者，蓋有擊其不韋耳。蘇軾今尚在，然廢也朽木，何目若涼，亦非當日矣！

霜崖師序文

甲子之歲，余始治曲，從長洲吳先生游。既三四年，乃專致力於散曲，以維劇傳奇，紛囂登揚者日以少，填上之聲，寢以置放；轉不考散曲之可抒寫情事也。蓋詩道廢而雜稱，詞壇狹，已難自闢戶，隔；惟散曲為吾人樂為之詞，且一篇脫手，播諸管絃，亦一樂也，當時同志，惟江都任君二北，共相搜求，二北成「餘曲譜刊」，亦有一「飲虹移菴」之刻。十年以來，偶有所作小令套數，未嘗存稿，今年假暇，繕成成帙，獨呈霜崖師，請師自吳山寄加序文，其辭曠偉，非所敢承，然吾師之作，世盛必先睹為快者，敬錄之。

「我野集舊作北詞，創刊問世，余序之曰：霜斤月斧，意匠自天，輕輻方寸，杼軸在我，今古才彥，學不厭煩。若夫爾為險怪，為效稗史，春秋辨伊，獨抱孤尚。風詩三百，離騷廿五，詞壇之正，可示低靡。至於江山宰製，風塵頓河，蠶絲骨肉，亂離性命，假小則大側，託長語短語，變微之變，聞者傾涕。嗟予，際值世賢，枕藉說劍，一字未安，萬金同斥，吾與寫野。裝此同符，固無快爾。」

。太謙曰：云有誤，名山之說，庶幾百世，此集之行，學深博，其時矣。一示之，其曰行，其曰。

酒人林損

近日都下酒人，以予所見，推公鐸先生第一。先生，瑞安人，浙借陳介石弟子。在北京大湖與胡適之諸君，則排抵者十餘年，二十三年秋始南來。予於霜匪師座中遇之，非神國，口語指畫，一日驟論杜詩，獨有見地。以爲先生必五十許人，問霜匪師云，今年才四十五。師贈詩有云：再待五十君五十，朱顏綠髮更風流。予未嘗與先生共席，不知其酒量，但見其眼鼻中酒氣，意必無幾不飲者。霜匪師近日喉心失音，而酒猶未盡，牛首翁亦因酒致疾，安得如白酒坊漢翁年八十猶能狂飲也。

詩牌

予在天津，相見四桂軍民所設詩牌二局，即庚子秋居舊京，與古微吳津等聯吟之具也。南歸以詩一紙，上正北山爲山僧題，及相與分名詞，助詞，形容詞，助詞如類，備載入詩中所習山字，與以紙片，曾一區三古定三四字各一葉，同時各取其一葉，第一家得十四葉，爲七言律句。放棄之法，與世

俗云馬也。行之三四年，得句不少。其北常錄爲一編。終以限詞太嚴，有可以成五言七句，亦有長短之好句，均不能成局。予乃增益字數，效王氏舊式以象牙雕刊，以四人爲一局，人各得二十八字，能成七絕一首固佳，五言絕，或小令均可。成局復注明去字若干，以資識別。前數年都下某報，常有長文記之。此牌現尙存寒齋，近二年來，予亦未得更謀收進。

難忘之一日

民國十六年春，予任教鍾英中學。時，國民革命軍已北伐至江西。學校經費支絀，每人月支三十元贖家用。三月二十三日，予自學校歸，滿街奉軍，商家多閉門，內橋以南，頗成恐怖世界。傍晚，予登樓望南門外，火光與砲聲並起，竟夕不能成寐。嘗戲語妻曰：「攻城如臨盆，吾但望早分娩，無貽男女也！」母息燈坐樓下，聞砲聲急，緊呼予輩下樓，值流彈掠空而過，衆爲色變。天既明，砲聲愈停，予欲外出探聞，母止之。未幾聞街上歡聲雷動。曰：革命軍入城矣。予乃拔開而出，至府前街，果見大隊循序而進。自是市中一切如常，惟學校停課數日而已。是日，爲三月二十四日。由今思之，且二十年矣。而是日情景，歷歷如在目前。

陋巷詩

革命軍初底定江甯，時余伏處陋巷。一二故舊，偶然見過，余爲賦「陋巷詩」示長沙田君壽昌。

詩凡四章：

「隄春蟲魚老，故人岸岸至。國邸城中開，設詠心頭事。」
「壽昌贈道人，魑魅搏以去，命運無文事，何怨天相妒。」
「我有遺愁術，撥燈入一酒，說夢下浮生，古碑復何有。」
「負手殊自得，山花紅照路，向林鳥盡飛，莫向斜陽數。」

是半落之情可想見也。然余自是出游，十年鮮安居之暇，朋從之衆日少，願舊友以政黨紛歧，多亡命者，當時有「聞沫若至懷慕韓」之作。

「筆盜橫刀耀馬日，東海飄零幾少年。仿吾（成瀨）猶與蓬夫（邵文）狂，就中郭子何翩翩。」
「美服（上海酒家）之夜送梁大（寶秋），舊雨新歡雜管絃，年年事事壓枕夢，漫眼烟雲傲孟。」
「靜安寺畔馮慕韓（會琦），文采風流亦斐然。壽昌（川漢）招我我未至，癡癡於今見數子。」
「來往黃浦江上風，愛弄獨有裴倫志，環龍路口故人居，兒啼索飯實如水，獨挾長征嶺之南，一日聲名噪鶴鳴。」
「愚公歲筆醒獅歌，獅不醒今徒奈何？東山同滬蒼生淚，擬畫胡爲惹氣多。不見中原春色好，此鷄共舞得陽戈，黑頭袖手神州客，危涕攜將竟日哦。」

此詩未存稿，偶從舊書中檢得之，不覺其爲一數年事矣，近乃輟筆歸盤，齊臨前送，余雖抱舊隨卷，頗古降心。又安得不喜重見今日之盛也。

王梁

在昔官吏儂爲三事，致在東序，主之者官，而僚居幕府，爲策而已。談成同中興，諸達官頗多起

自僚僚者，今五院分立，以予所知前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前監察院秘書長王陸一，皆此所佼佼者也。陸一初居飲虹園，與予居咫尺，而未嘗往還；然王七（說者省陸一二數為七）之名，聞之熟矣。近日於予許謙之，且相酬答。寒操字均默，聞亦久執教於學校者，短小精悍，頗似遐庵，與予亦有數面之雅。王善談諧，梁甚沈默如其字，兩人有狂狷不同。同能文，同有政事才，似較但能賦詞，演說等粉墨以登場者，高出矣。

小四魂

其一四魂云者，謂龍湯易與父文順則也。有集以「四魂」一名，故云。先以光緒丁丑中式舉人，時年十七，應試北上，取道江南，冬日，騎一衛軍犬雪入南京城，遍訪六朝及前朝遺蹟，一日中成「金陵雜感詩」七律二十首，如「地下女郎多豔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淘殘舊院如階水，住慣隋王沒骨山」，「一如此江山奈何帝，誤人家國寧馨兒，」「衰柳綠連三妹水，冰楓紅替六朝花」皆警句也。其後和十一年，哲爾君左從軍入南京，過掃葉樓見文舊題詩，乃敬和之，曰：「掃葉樓成焚子樓，應詩容得五千秋，舊時同作裘裘馬，近日文章奔與猴，古寺清涼容破袖，名園冷落剩荒丘，」
 顧天早遂山林想，春月秋風總並頭」
 胡君左嘗自署「小四魂」，石遺翁亦謂其詩宛然實父丈口吻也。其一「秦淮曲」云：

「金陵女兒顏如玉，家在江南清溪曲，桃葉桃根舊有名，至今隱約芳園。楊柳依依傍酒家，吳
煙纖手撥琵琶，琵琶悽切如哀訴，千古吳宮葬落花。落花片片隨風起，雲黃金釵久如此。燕子飛過朱
雀橋，佳人尚傍秦淮水。秦淮水漲細如鱗，七月繁花香似齒，月白風清如此夜，藥聲燈影一家人。十
年素願今宵了，姊妹雙雙花燼好，況攜愛女與佳兒，人世何從有煩惱。小舟泊向花之陰，夜深無奈漏
沈沈，玉簫吹徹湘浦月，四海悠悠一片心。繁華事散空延佇，雲外朱樓在何許，杜牧揚州絕可憐，石
崇金谷國無主，等閒辜負好時光，五嶽尋山一楚狂。去年今日因鄉里，今歲今宵滯建康，臨風瀟瀟
清淚，飄零家國何須諱，怨女思投燕子磯，才人羞墮爲花隊。此河自古號風流，別有名湖字莫愁，淡
淡眉痕如畫稿，一般顏色不宜秋，秋來到處招魂地，鯉魚吹浪浪無時息，狂歌赤地憶王郎，補吳陳詞
賈賈，吁嗟乎，六朝遺事剩秦淮，話到秦淮事最哀，金粉香銷明月缺，玉樓歌罷美人埋。」

翟神父

碑亭巷，在今國府路中，有震旦大學分校。十二三年間，常見一峨冠博帶，黑袍而長鬚之法國人，
，是翟光朝神父也。翟神父稱通拉丁文，嘗執教前東南大學。按時到校，言笑不苟，望之道貌儼然。
惟據與之諗熟者云：此翁極有風趣，亦諳華語，且嗜葡萄酒。十六年三月，國軍入城時，有亂徒欲起
取其手錶，神父堅不與，遂被槍殺。橫尸碑亭巷口，次日始得殮葬。吾友厲小通常從之游，爲語其死

炸狀極備。雖已事過十年，每一念及，此險風塵實在赤心月中也。

馬林牧師

外籍傳教士來南京者不乏其人。民國以來，居南京最久者，當算馬林若。馬林操極純熟之南京土語，一日，有集會在公共場所舉行，馬林至登壇演說，有：「大家要作大丈夫，莫作大豆腐」語，四座闐然大笑。鼓樓醫院，舊日稱馬林醫院，以馬亦醫生，而新式診療，自鼓樓始，馬氏實之。或以人名，或以地名，此醫院亦南京西醫創始之紀念醫院也。聞東陶業入先在從馬氏亦久，或謂將重譯新的全書，其書亦未見成書。十六年後，久不見馬林蹤跡於南京市上，歸國歟，抑已逝世？預知者有以語我。

編後

自勤

右盧參政堯野先生治城詩集，七年前刊於南京人報，中多關係民國前後掌故，匪獨南京之鄉談也。抗戰以還，先生代表京市，出席國民參政會，無屈不與；東望鄉關，常縈夢寐，酒邊閑話，偶及此稿，予得覓得，乃請整理，印單行本，想目下流人，爭先快覩，當不獨金陵之人士爲然。

（自勤附記，卅三年四月九日於重慶。）

盧前校刻

民族英雄

夏完淳獄中草

四川文獻

蜀成王長春競辰樂府

海內孤本

每部三十元

萬象周刊社總經售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萬象叢書之三

劉編輯
自勤人

陳發行
甯甫人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冶城話舊

盧前著

總發行所

萬象周刊社文化服務部

重慶都郵路九十三號（即渣坪街口）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萬象周刊社出版

每册實價 元

劉自勤主編

萬象叢書

司馬評：重慶客

張恨水：中原豪俠傳

盧前：冶城話舊

張恨水：水滸人物論贊

重慶市圖書館藏書查證忠圖字第一九六號

⌘